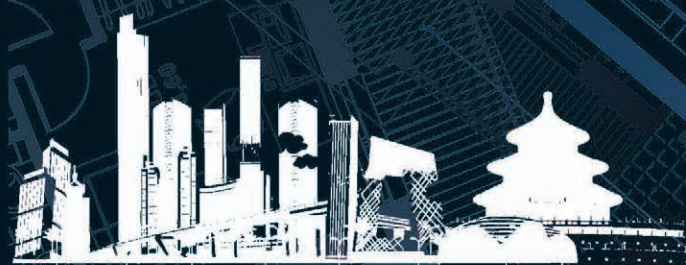


- >> 建筑教育的问题
- >> 出名要趁早——张爱玲
- >> 做以人为本的建筑
- >> 建筑思想的问题
- >> 中国建筑师最缺什么？



SERVING THE PEOPLE, BEING A GOOD ARCHITECT

为人民服务 做一名好的建筑师



演讲嘉宾：(从左至右，从上至下)

- 孟建民 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副院长、总建筑师
- 曾 群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 吴耀东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 康 慨 沈阳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张 斌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致正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 宋照青 上海日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 汤 桦 汤桦设计事务所设计总监
- 庞 伟 广州土人景观顾问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
- 刘 珩 广州原创建筑工作室创建人、主持建筑师
- 许 迪 广州瀚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设计总监

庞伟：做一名好建筑师是不够的

做一名好建筑师是不够的，要做一群好建筑师，当所有的建筑师都是滑头、都是很精明的人，都是没有理想、没有分寸、没有底线的人，个别的建筑师如果想做情怀、做理想，基本是炮灰。所以不能让个别的好建筑师生活在一大堆没心没肺的人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将大家聚集起来，为什么要开会？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来，建筑界没有鼓励那些傻头傻脑的坚持的人。

VISION O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如何看待建筑教育

庞伟：没有地位就没有好技术

已故的陈逸飞先生有一个访谈，媒体问他为什么将事情做成这样，他说玩一玩，然后问他这个事情怎么考虑，他又说玩一玩。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圈子也是这样的，明明做的是关系社会民生的，非常严肃的，比如我们说城市化，城市化和建筑、建筑师不是主角，主角是看热闹的，这是什么城市化！我们这种劣势的状态，很多人说我们不谈主义、不谈形而上，我们只做好工匠，其实当一个大地位没有了，好工匠也做不成。

吴耀东：不光教授技术，还要教授判断力

清华以前有一句话说教学生不要只给干粮，要给猎枪，这是老先生说的了。但是最近可能负责的、好一点的老师都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给了枪还不行，还要教怎么开枪，就是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不该打的问题，其实不仅是技术问题，而是有人文、价值判断的东西在里面。

汤桦：建筑学没法教，只能学

关于建筑教育，我教了很多年的书，现在也还在装模作样地教，最后我发现建筑学基本上没有办法教，只能学。现在教的东西可能是形而下的，技术、技巧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建筑学里最重要的可能不是这个。我特别喜欢一些著名的建筑师的观点，像路易斯·康说到建筑学里可测量和不可测量的问题，还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到的“世界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可以言说的，一个是不可以言说的，对不可以言说的东西我们只能保持沉默”。我希望教给学生的是后面的东西，我无法教，只能让他跟着我干事情，这是我自己关于教育的一点体会。

康慨：授的还是鱼

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前两位都是学校的教授，他们都是“渔”得非常好的，已经很专业了，但你们没有把“渔”教给学生。中国已经毕业了30届的建筑学学生，这么多学生中出不来一个好建筑师，前面两位有很大责任。

许迪：谁的误导

有一些快毕业的研究生问教授怎么能够去一个单位既不用做施工图，又不累，还能够赚到钱？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到底是教育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

张斌：虚幻导致非人性建筑

中国建筑教育很多不是在大学，这就已经奠定了它的失败，如果康总说它失败，有一半是在中学。建筑学上可论道，下又是百姓的学科，穿透力比较小，现在在学校里，往上走的往往比较多，但是真正能够回到日常生活的鼓励或者是有效方法，无论是枪还是子弹都不够，同学比较难从日常生活状态发现一种美好的东西，这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大的失败。为什么做不出人的建筑？因为想的都是比较虚幻的东西。

曾群：不要指望教育能够教出最好的建筑师

学校不能够教育出最好的社会栋梁人才，最好的人是不是在学校？至少美国肯定不是，所以不要指望教育能够教出最好的人。同济大学在搞卓越工程师的培养，要求研究生像本科生一样有一年的实习。研究生出来不会做设计，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现象，所有的人都觉得非常奇怪。老师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但是实际的工程领域，这些教育的缺失是非常厉害的。我身兼两职，既在设计院，也在教育系统，深深感受到出来的研究生在做设计方面的缺失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可以看到苹果电脑创始人没有读完书、微软比尔·盖茨没有读完书却能如此成功？这是我们在教育方面应该深思的。

庞伟：现在所有的教育不是给年轻人打气而是泄气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教育不是给年轻人打气，而是让年轻人泄气，这是我最大的愤怒。一个年轻人，漫长的人生路上有多少残酷的事情，在学校的时候几乎老师和教育制度做的每件事都是让你感到沮丧，都是让你由自豪变成卑微，由气壮山河最后面对现实，这是很大的问题。当教育能够一天一天地给孩子们打气，感到有信心面对未来的沟沟坎坎，我觉得这个教育就有意思了。

BEING WELL-KNOWN AS EARLY AS POSSIBLE

出名要趁早

庞伟：做事的优质和出名脱开

刚才说了出名要趁早，当然趁早好，但是你想出名就可以出名吗？先是要做优秀的工作，被别人看到之后产生尊重，最后有了口碑，有了名声。

名声成为对一个英雄的掌声和鲜花，这样理解的名肯定是好的。但是现在很奇怪，将做事的优质和出名脱开，我怎么出名，而没有问怎么将事情做好。

汤桦：虚假

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年轻人是急于出名的，当然我可能也没有看出来的，首先我没有想到过要出名，开始的时候无非是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好了之后自然就出名了。如果将这两个东西分开来看，既想出名又不想付出劳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也很难说，现在特别是有强大的媒体和金钱、财富的支持，也可能让一个人突然之间成名。但是我们这样的行当，这样来做显然没有任何的意义，是一个虚假的事情。

康慨：学建筑的学生不是都想成为建筑师

市场需要尽快出名，但是往下深究，虽然读上建筑学，有的人要做建筑师，有的人只不过是借助这个平台，因为赚得多。如果将所有学建筑学的都培养成建筑师，这不是学生错了，而是建筑师错了。成名不成的前提，是年轻毕业生里有没有成熟的理论、好的基础，老师能不能给他们一个路径，沿着这个路径推他们上去。

许迪：急于成的名是一时的

急于成名的名，背后是为了获得利益，和我们民族传统所谓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那个名相比是偷换了概念。这种名是一时的。人生最终的名还是要留在讣告上，虽然现在的名很大，但是也是一时的，没有意义的，最好的名还是留在丹青上的。换来钱的名不需要，我认为人生的最后就是一张讣告。

孟建民：关键是名副其实

成名这两个字不是坏事，关键是要名副其实，不要为民所累，这两个很重要。我在当设计院院长时，还有深圳协会会长时，在院里也在深圳设立了青年优秀建筑设计师的奖，目的就是为青年建筑设计师打造他们成名的平台，让他们能够上进，但是不能急于成名，这是我反对的。

张斌：中国建筑要靠年轻人

经过 20~30 年，我们面临的机会可能确实越来越少，但是对年轻人来说，中国建筑还是要靠你们，我们才刚刚开始，还在路上，真的要创立能够有中国传承的某种建筑学，可能还要两三代人以上，我想你们还是可以努力的。

曾群：每人都有梦想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儿说，我们都是 60 后的人，下面坐着一批 80 后、90 后的人，打击人家成名的想法实在有一点残酷。首先我们这个时代是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所有的财富在急剧增长，为什么名声不能急剧增长呢？只有快速增长的中国近乎于畸形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 80 后、90 后要抓紧成名。在一个比较均衡发展的国家，你是很难得到这一点的。我们今天讲这样一种心态，不是讲达到的手段。第二，每一个人都要有梦想，这也是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梦想才能让你插上翅膀，不是有一首歌是“隐性的翅膀”？心里有梦想，急于成名也是你的梦想，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心态绝对不能放下。

庞伟：建筑界对名的理解差得很远

不要认为成名是游戏，工作还是要脚踏实地。但是建筑界对名的理解差得很远，我们培养的都是行业名人，基本上我们没有贡献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能够影响民族进程，哪怕是意见领袖。我们多数都是行业名人，如果不学行业的话，基本上没有进入公共视野。

曾群：改变就是好的

半山半岛是由中方来配合做施工图的，安藤忠雄是不是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下所以要做中国的东西？完全不是，他完全是被中国的业主宠坏了，他根本不需要迎合你们，自己画一下，爱要不要，不要就算了。我跟他打过交道，安藤出名不算早，但是成名保持时间比较长，一直到现在，但是现在他明显感觉到压力。实际上他做的这两个项目是在做转身或者是改变，他觉得他跟世界上其他的设计师，比如说妹岛有差距了，因为他一直在重复以前的事。他想保持自己的名声，所以在改变，包括他在欧洲做的项目，都在改变，这种心态其实也蛮对的，好不好先不说，改变就是好的。

PEOPLE-ORIENTED

以人为本

庞伟：什么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叫了这么多年了，就像人民一样，到底谁是人民？以人为本是以什么人为本？这件事其实也挺费神的。将人民改成人类确实非常好，因为确实有统战的需要，今天需要时将你说成人民，时间一变就不是人民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人类当中的一些利益团体发生冲突的时候，以哪一个利益团体作为本呢？因为人类的需求不总是一致的。过去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有车的这一批人要求占有更多的城市空间。而没有车的步行

者他们的需求是本，还是那些有车的？再比如说打得起高尔夫的人毕竟是人类不多的，但是又需要大量的土地去做这件事，这时的本又是以谁为准呢？这段时间我看到库哈斯的言论，宽恕现实，不要认为建筑师可以改变现实许多。今天的主题，我们讲要有社会关怀，要有一定的社会努力。

孟建民：包容

以人为本应该是建筑师做设计时最基本遵循的原则。没有以人为本，或者做的东西不符合人使用的话，我想在功能上。在形式各方面都不符合人们的需要。所以我认为过去建筑界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回归到要把建筑做好，在这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我想延伸一下，刚才那个大题目“为人民服务”，我觉得太政治化，改成为人类服务，为所有的人服务，我们应该抱着很宽容的态度，不能光局限在哪个方面。就像是多数人的建筑、少数人的建筑，这些东西我认为他们在一起才能建筑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我认为我们可以具体讨论一些问题，但是从心态上应该将这些都包容进来，为人类服务。以人为本的问题不是过去没有以人为本，而是过去我们在做建筑设计时，在倾向上出现了一些偏差，以人为本我觉得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建筑师不要将自己所负的责任担得太重，轻松一些，我们是为社会、为人类、为当前的市场做好建筑、做好房子的，没有必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我们建筑师是很有限的，要做有限的建筑。

吴耀东：建筑师先要活得像人

基本上不信佛的人造佛是造不出来的。以人为本，造成建筑师本身来说，首先活得像一个人，先回归自己的内心，不用举着以人为本的旗帜到处跑。如果你是活生生的人，一扎肉就疼，可能你思考的问题，或者是做的东西真的会和土地有关系。

THEORETICAL SYSTEM OF MODERN ARCHITECTS

现代建筑师的思想体系

庞伟：中国建筑师缺的是思想

许多人在这些年持主流的观点，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们干好活，当好一个好工匠，将技术做好，凭良心做事。反过来外国建筑师说了，你们有这么多次机会，这么众多的建筑师里，怎么有想法的人，愿意追求一些更高价值的人显得非常少。中国建筑师缺的不是机会，也不是建造能力，而是思想。

康慨：伪命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思想问题，主要是我们生存的环境。之所以造成这个原因，我们将责任推卸说是社会文化的低俗，但是实际上我们感觉生活在一个虚假的社会，或者是虚假的命题里，而我们愿意相信它。当年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艺术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这是一个伪命题，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讨论建筑为多数人，好像是上帝，我们已经是非人类了，我是给你们在座的创造生活，你已经将自己凌驾了。文艺复兴之前为什么说艺术只能为贵族服务？因为贵族在养你，不做门客就会饿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什么引起轰动？就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实际就是为了美好的理想。过去的文人墨客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感染社会。但是恰恰这个社会缺少了对高尚的推崇。中国建筑师最缺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因为你没有这种自信，所以你就当不了好的建筑师。缺的是血液的这种精神吧。

刘珩：慢不下来的没有思想

如果一个人慢不下来，何来思想？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只有闲的人才会有思想，忙碌的人根本就在做事，他们没有时间坐下来闲着。现在建筑师能够闲下来的有多少？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现代建筑的思想体系？这个命题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如果将“现代”这个词放在建筑的前面，其实它特定是指20世纪20—30年代大批量的国际主义思潮的词，所以如果是放在当代的语境下讨论这事可能是不合适的。我自己的实践也是少数人的实践，也没有办法。讲到底建筑师可能还是社会性的工作，上面有业主、有政府，下面还有施工队，有使用者，中间还要受发展商的影响，所以上下左右前后都会有很多人对他提要求。面对这么多的压力，建筑师能够做什么事情？现在的思想体系跟实践不是脱节的关系，而是密切相关，是建立在城市化的冲突之间的，是如何在冲突之间提炼建筑师的一种社会责任以及对大多数人的需求进行考虑。我们的实践经常会参与到这种冲突里。简单来说，其实我选择的建筑类型绝对跟大多数的地产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也还是比较拒绝地产的大型项目，因为我觉得它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影响力以及社会的整体城市品质还是非常局限的，这是我目前建筑的立场。建筑师也只能在现实中间，从自己的角度解决现实的一些大多数人所考虑的问题。

宋照青：理想

第一，我都为多数人服务了，多数人都把我代表了，我还有什么理想？这个多数人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吗？第二，如果我急急忙忙成名了，我怎么会有理想？第三，从毕业的学生起来，我要还国家的贷款，花了这么多学费，我还没有学会生活，我怎么教别人生活？

庞伟：权利与权力的斗争

上有开发商，下有施工队，我们夹在中间还有什么？那些事轮到你想吗？为什么要选择？那是因为我们还可以选择。权利，是力量的力还是利益的利？我们每一件事就是在权利和权力之间博弈。为什么说是多数人的建筑？我理解这个就是建筑师要偏重于权利，比如说残疾人、弱势群体，

比如说普通的市民，因为我相信多数人不仅做房地产，可能还在做公共项目，这里除了领导意志之外还有普通市民的意志。

WHAT IS LACK IN CHINA

中国缺什么？

汤桦：最不缺的是项目

库哈斯的判断说，中国建筑师最不缺的是项目，最缺的可能是时间。不去急于追求财富和名声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可能这也是每一个年轻的建筑师非常想做的。

康慨：缺骨气

中国建筑师缺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因为没有这种自信，所以当不了好的建筑师。缺的是血液的这种精神吧。

汤桦：甲方的金钱是多数人的金钱

我倒不觉得我是在为多数人服务，因为我面对的是个别的甲方。但是我在想我是间接为多数人服务。一个甲方将上亿的资金交到我们手里，这些都代表社会不同的资源，代表很多东西，并不简单是金钱的概念，甚至包括了后面隐藏的社会问题，比如说人的问题。这些是在我们手上要进行处理，或者是整合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家已经不是一个个人、一个个体，它代表了社会的利益，或者代表了公众利益，这个时候我是在为多数人服务。但是我从来就相信建筑学有自己的技术壁垒，我不喜欢任何人都来评论建筑。当然这个可能有一点太个人化，现在很多人也不这么认为，认为建筑就是公共艺术。我很喜欢阿根廷作家波尔克斯的一句话，他说：“我写作是为了我的朋友，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让时间更平静地流逝。”我自己做建筑也是这么想的，为我自己做，为我的好朋友做，为我的喜欢建筑的朋友做。

许迪：缺科学精神

中国建筑师缺什么呢？回到玛莎女士说的那句话，说中国人有了技术但缺思想、缺想法，错误的。我反对，因为她不了解中国，她毕竟是一个外国人。中国人是思想最丰富的，从古到今，春秋战国过来，但是中国最缺的是科学精神，科学不是在中国产生，我们的文化没有产生科学。现在很多看上去有想法的房子，为什么做不下去、做不细？那都是存在一些技术的问题，我们没有很好的技术训练，包括教学上，我们都想成为大师。我们除了说要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建构，还要提高最重要的技能，一个房子的好坏，最终还是在细节上。所以我认为中国不缺思想，这里十个人有十种思想，有主流的，也有非主流的，但是普遍地，我感受到缺的是科学精神，我们要恶补的还是怎么将科学技术能力提高。很多房子很好看，但是玩来玩去，比如说玻璃幕墙，玩了单索、双索，就是玻璃公司给你搞定的，玻璃幕墙是国外很多建筑师慢慢研究出的新体系，或者是新的构造。我们需要很好地补这一课。

康慨：缺节制

我们套路太多了，教育失败就是因为太八股了，所有做设计的都是那么八股。在座10个人有10个思想，那种思想不能作为思想，孔子的思想和普通人的思想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认为当下在技术层面上我们缺的是节制，在思想层面缺自省，反思的自省时间太少。我是主张做有限的建筑师，不要做全能的建筑师。赠送大家一句话，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有一个台湾朋友把《地雷战》当动画片看，一个狙击手统计数据，2.4发打死一个人，哪儿像电影里死了一排。商业成功太简单，中国有一个词叫大富大贵，我们今天不搞建筑设计，万一成功一次就富了，但是贵要三代，这个贵就是思想。如果讨论怎么赚钱，我就觉得走题了。

张斌：缺的是真正能为具体人服务的机会

中国建筑师缺的是真正能为具体人服务的机会。由于中国特殊性的问题，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己造房子。建筑师面对的甲方，要么是开发商，他所给你描述虚幻潜在使用者，是为了将房子卖出去，造完之前就卖掉。另外我们可能面对的是银行，他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虚幻的市民机会。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真正面对使用者，大量接触我们做的项目，都是面对虚幻者，从这个角度，如何为所谓的大多数人服务，还是要具体的人，或者不单单是为他们服务，可能是你和他们合作，和具体的人合作，达成个人对社会的理解。如果谈到所谓的自信问题，其实也不单是个人不自信，文化自信的问题其实缺的是传承，中国建筑师缺的是传承，缺的是对很多基本问题的持续讨论，这个需要时间。

曾群：社会已经为建筑师做得很好了

社会如何为产生好建筑师创造条件？社会给你这么多项目，你还要什么条件？社会已经为建筑师做得很好了，就看你自己怎么样。

刘珩：换位

建筑师的价值观和独立精神也许是最关心的事情。如果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包容、更加多元，就一定会有出色的建筑师产生，其实岭南精神是讲究一种淡定、宽容，而不是打着多数人的旗帜做保证少数人利益的事情。